

白井秀達訓點



十八史略
片假名附

浪華 此村欽英堂藏版

32
277

史略叙

史紀時唐世三代呂煎攷諸經可見
矣繇秦漢而下卯秀萬國式敷一版
壹離一合紛紜乎數千百年之間簡
籍灑瀚千緒萬端夫豈初學也士口
耳之傳之所及乎先進本曾氏慮後
世數者曰其所傳皆然當世是曰采

史略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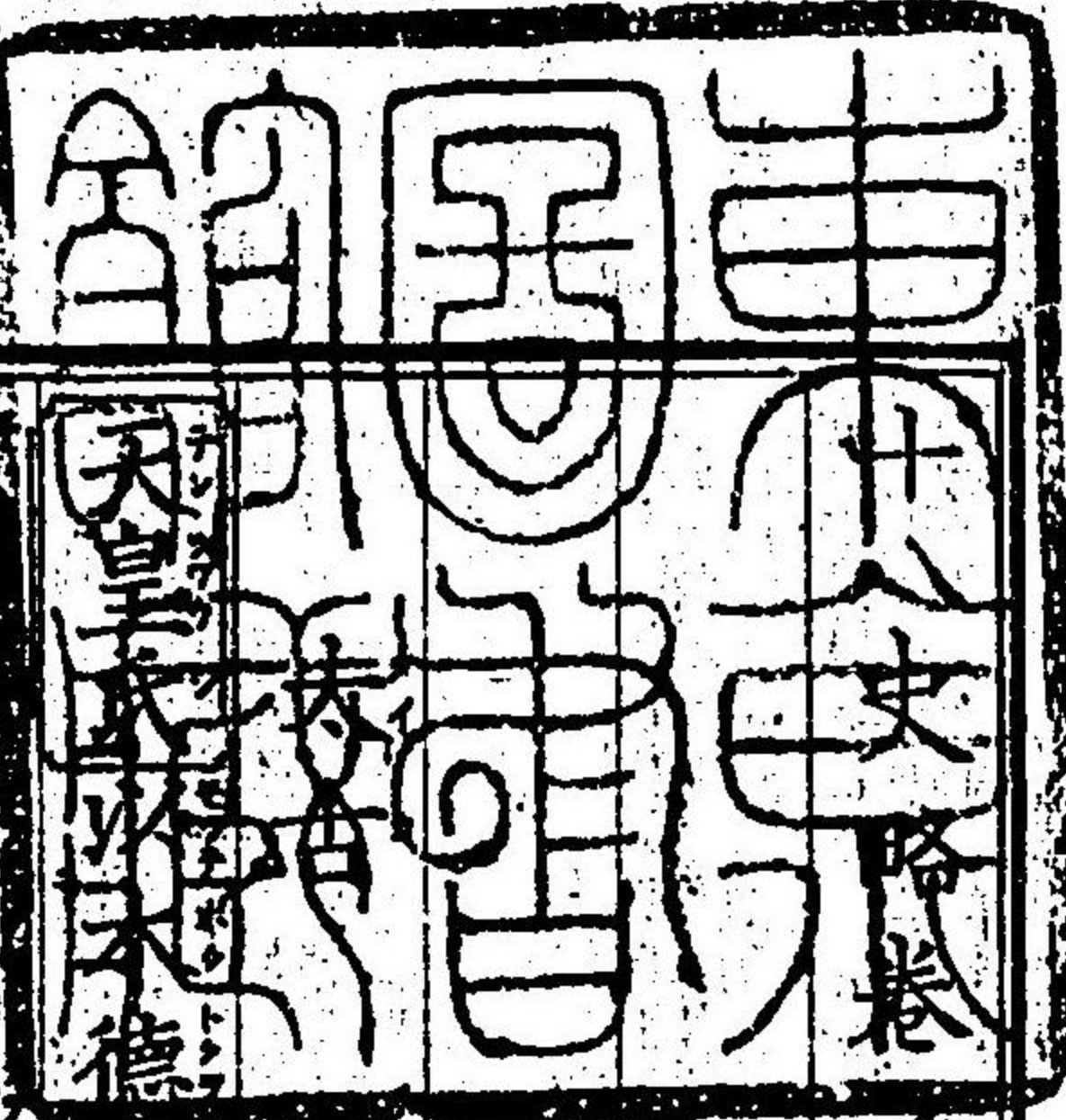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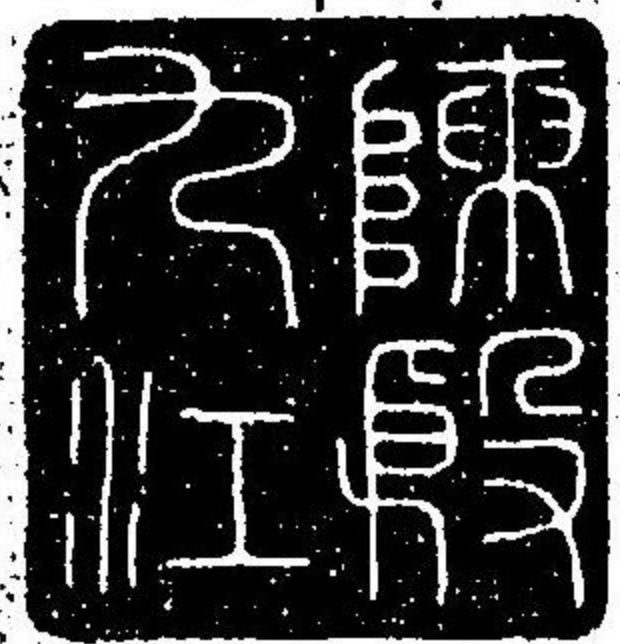
史紀嘖唐世三代呂前攷諸經可見
矣繇秦漢而下甲子萬國弋殿一戔
壹離一合紛紜乎數千百年之間簡
籍灝瀚千緒萬端夫豈初學也也口
耳之傳之所及乎先進本曾氏慮後
也數者曰算所傳旨也當也也目采

取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東
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
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陳
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崔仁
師後周書魏徵隋書李昉壽南史北
史歐陽脩宋祁唐書歐陽脩五代史
李壽劉昫宋鑑諸篇關乎風教之

語定爲一編故名其篇曰十八史略
開卷一覽古今史蹟燦然互自式心
下及黎庶凡所目及身行已之間皆
足目爲鑒戒云其所目及裕後來已
心可謂仁且遠矣惜乎近之學者莫
究其源不棄臭豕出惑世愚因音而
釋之釐爲七卷目質其疑皆援引諸

家非敢臆說自知僭踰無所逃罪士
君字與我同志脩而飾之庶斯文之
出是之時

洪武壬子秣七月戊申臨川陳殷序



漢土 盧陵 曾先之 編次
日本 大阪 白井秀達訓點

天皇武德王歲起攝提無為而化兄弟十二人各一萬八千歲
地皇氏以火德王兄弟十二人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人分
長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人皇以後有曰有巢氏
構木爲巢食木實至燧人氏始鑽燧教人火食在書契以前年代國
都不可考

三皇

太昊伏羲氏

太昊伏羲氏風姓代燧人氏而王蛇身人首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
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庖廚故曰
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龍師木德王都於陳庖犧崩女媧氏立亦
風姓木德王始作笙簧諸侯有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
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鯀足以立四
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有共工氏
太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歷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廬氏混沌氏昊英
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風姓相承者十五世

炎帝神農氏

炎帝神農氏姜姓人身牛首繼風姓而立火德王斲木為耜揉木為
耒始教畊作蜡祭以楮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

交易而退都於陳徙曲阜傳帝承帝臨帝則帝百帝來帝襄帝榆姜
姓凡八世五百二十年

黃帝軒轅氏

黃帝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子也母見大電繞北
斗樞星感而生帝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
享諸侯咸歸之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克之蚩尤作亂其入銅鐵額
能作大霧軒轅作指南車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禽之遂代炎帝為
天子土德王以雲紀官為雲師作舟車以濟不通得風后為相力牧
為將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師大撓占斗建作甲
子容成造曆隸首作算數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律竽以聽鳳鳴
雄鳴六雌鳴六以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呂以候氣應鑄十二鐘以和

五音嘗晝寢夢遊華胥之國怡然自得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世傳黃帝采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

五帝

少昊金天氏

少昊金天氏名玄囂黃帝之子也亦曰青陽其立也鳳鳥適至以鳥紀官

顓頊高陽氏

顓頊高陽氏昌意之子黃帝孫也代少昊而立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始作曆以孟春為元

帝嚳高辛氏

帝嚳高辛氏玄囂之子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代顓頊而立居於亳

帝堯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或曰名放勳帝嚳子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都平陽蒞茨不剪土階三等有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

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觀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立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堯老倦于勤四獄舉舜攝行天下事堯子丹朱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舜即位

帝舜有虞氏

帝舜有虞氏姚姓或曰名重華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也父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蒸蒸入不格姦畔歷山民皆

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賦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之聰明舉於畎畝妻以二女曰娥黃女英釐降于媯汭遂相堯攝政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才子八元八愷命九官咨十二牧四海之內咸戴舜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時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禮縉縉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舜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禹即位

夏后氏

夏后氏禹姁姓或曰名文命鯀之子顓頊孫也鯀湮洪水舜舉禹代鯀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

橋山行乘禪闕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厥成切舜嘉之使率
百官行天下事舜崩乃踐位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一饋十
起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
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寡人痛之古有醴酪至禹時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收九牧
之金鑄九鼎三足象三德以享上帝鬼神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
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俛首低尾而逝南
巡至會稽山而崩子啓賢能繼禹道禹嘗薦益於天謳歌朝覲者不
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立有扈氏無道啓與戰于甘啓崩
子太康立盤遊弗返有窮后羿立其弟仲康而專其政義和守義不

服羿假王命命胤侯征之仲康崩子相立羿逐相自立嬖臣寒浞又
殺羿自立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方娠奔有仍而生少康其後少康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因夏舊臣靡舉兵滅浞而復禹之績自少康以
來歷王杼王槐王芒王泄王不降王扃王廙至王孔甲好鬼神事淫
亂夏德衰天降二龍有雌雄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以事孔
甲賜之姓曰御龍氏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孔甲復求之累懼而逃孔
甲之後歷王皋王發王履癸號為桀貪虐力能伸鐵鈎索伐有施氏
有施以本喜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為傾宮瑤臺殫民財肉山脯林酒
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末喜以為樂
國人大崩湯伐夏桀走鳴條而死夏為天子一十有七世凡四百三
十二年

殷

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其先曰契帝嚳子也母簡狄有娥氏女見玄鳥墮卵吞之生契為唐虞司徒封於商賜姓傳昭明相士昌若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主癸子天乙是為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使人以幣聘伊尹于莘進之夏桀不用尹復歸湯桀殺諫者閼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召湯囚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有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降從地出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改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伊尹相湯伐桀放之南巢諸侯尊湯為天子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茆以身為犧牲禱

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湯崩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立二年崩弟仲壬立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居憂三年悔過自責尹乃奉歸亳修德諸侯歸之自太甲歷沃丁太庚小甲雍已至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日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其脩德太戊修先王之政二日而祥桑枯死殷道復興號稱中宗自太戊歷仲丁外壬至河亶甲避水患遷于相至祖乙居耿又圮于耿歷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至盤庚自耿復遷于亳殷道復興自盤庚歷小辛小乙至武丁夢得良弼曰說說為胥靡蔡于傅巖求得之立為相武丁祭湯有飛雉升鼎而雉武丁懼而反已殷道復興號稱高宗自武丁歷祖庚祖甲廩辛庚丁至武乙無

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出獵。為暴雷。震死。歷太丁。帝乙。至帝辛。名受。號為紂。資辯捷疾。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蓋將為玉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蒹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紂伐有蘇氏。有蘇以妲己女焉。有寵其言。皆從。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廣沙丘苑臺。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重刑辟。為銅柱。以青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淫虐甚。庶兄微子數諫。不從。去之。比干諫。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其心。箕子佯狂為奴。紂囚之。殷大師持其樂器。

祭器奔周。周侯昌及九侯鄂侯為紂三公。紂殺九侯鄂侯。爭并脯之。昌聞而歎息。紂囚昌。羑里昌之臣散宜生求美女珍寶進紂。大悅。乃釋昌。昌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歸之。昌卒。子發立。率諸侯伐紂。敗于牧野。衣寶玉自焚死。殷亡。箕子後朝周。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欲哭。不可欲泣。則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流涕。殷為天子三十一年。一世六百二十九年。

周

周武王姬姓名發。后稷之十六世孫也。后稷名棄。棄母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棄。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不踐。徙置山林。適會林中多人。遷之冰上。鳥覆翼之。以為神。遂收。

之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
穡興於陶唐虞夏之際爲農師封于邵別其姓號后稷卒子不窋立
夏后氏政衰不窋失其官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
立復修后稷之業務畊種百姓懷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歷皇
僕參弗豎喻公非高圉亞圉公叔釁至古公亶父獯鬻攻之去豳渡
漆沮踰梁山邑於岐山下居焉商人口仁人也不可失扶老携幼以
從他旁國皆歸之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
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如荆
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古公卒公季立公季卒昌立爲西伯西伯修
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人界見畊者皆遜畔民俗皆
讓長二人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田

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爲受命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有
呂尚者東海上人窮困年老漁釣至周西伯將獵卜之曰非龍非虺
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
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
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西伯卒
子發立是爲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
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浚王乃伐紂載西
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
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
爲天子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西伯爲文王天下宗周伯夷

叔齊耻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遂餓而死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幼周公位冢宰
攝政管叔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與武庚作亂武庚者武王所
立紂子祿父為殷後者也周公東征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王長周公
歸政初武王作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將營洛邑沫果王欲如武
王之志召公遂相宅周公至洛築王城是為東都以洛為天下中四
方入貢道里均也王居西都而朝會諸侯於東都周公召公相成王
為左右人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交趾南有越裳
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吾受命國之黃耆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
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周公歸之王薦于宗廟使者迷歸路

周公錫以斬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暮
年而至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成王崩子康王
釗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崩子昭王瑕立
昭王南巡狩至楚以膠舟載之溺不返子穆王滿立有造父者以善
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王西巡世傳王以
此時觴西王母瑤池上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御王長驅歸救
亂告楚伐徐徐敗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
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諸侯不睦崩子共
王繁扈立崩子懿王囂立崩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燹立下堂而
見諸侯楚始僭稱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無道暴虐侈傲得衛巫使
監國人之謗者以告則殺之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或曰是

障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王弗聽於是國人相
與畔王出奔彘二相周召共理國事曰共和者十四年而王崩于彘
子宣王靜立任賢使能有召穆公方叔尹吉甫仲山甫等為政於內
外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焉崩于幽王宮涅立初夏后氏之世有二龍
降于庭曰予褒之二君卜藏其殽歷夏殷莫敢發周人發之殽化為
龜童妾遇之而孕生女棄之宣王時有童謠曰檠執箕服實亡周國
適有檠是器者宣王使執之其人逃於道見棄女哀其夜號而取之
逸於褒至幽王之時褒人有罪入是女於王是為褒姒王嬖之褒姒
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不笑故王與諸侯約有寇至則舉烽火召其
兵來援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王廢申后及太子
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王求殺之弗得伐申

申侯召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犬戎殺王驪山下諸侯立宜
臼是為平王以西都逼於戎徙居東都王城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
弱齊楚秦晉始大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之元年其後孔子修
春秋始此平王崩太子之子桓王林立崩子莊王佗立崩子釐王胡
齊立齊桓公始霸釐王崩子惠王閔立崩子襄王鄭立晉文公始霸
襄王崩子頃王壬匡立崩子匡王班立崩弟定王瑜立楚莊王使人
問鼎輕重王孫滿卻之定王崩子簡王夷立吳始僭稱王簡王崩子
靈王泄心立孔子生於其時靈王崩子景王貴立崩子悼王猛立庶
弟子朝弑之晉人攻子朝而立敬王丐孔子歿於其時敬王崩子元
王仁立崩子貞定王介立崩子哀王去疾立弟思王叔帶襲弑之而
自立少弟考王嵬又攻殺思王而自立崩子威烈王午立晉趙氏魏

氏韓氏始侯。周自東遷以來，及是二十世而愈微。諸侯用兵爭強，號為戰國。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齊田氏始侯，安王崩，子烈王喜立。崩，弟顯王扁立。諸侯皆僭稱王。顯王崩，子慎觀王定立。崩，子赧王延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攻秦。昭王攻周，赧王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獻而歸，赧王於周以卒。周為天子三十七世，初夏亡九鼎，遷殷，殷亡，遷周。成王定鼎於郊，鄆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至是乃過其歷，凡八百六十七年。

春秋戰國

周平王以後為春秋之世。其列國與周同姓者曰魯，曰衛，曰晉，曰鄭，曰曹，曰蔡，曰燕，曰吳。其與周異姓者曰齊，曰宋，曰陳，曰楚，曰秦。此其大者。餘小國若春秋所書杞、許、滕、薛、邾、莒、江、黃之屬，不可盡述。

述於十二列國之中，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五霸事跡。若論春秋諸國之終始，有未及戰國而先亡者，有既及戰國而後亡者。各舉其槩。周威烈王以後為戰國之世，則秦、楚、燕、齊、趙、魏、韓七大國而已。秦、楚、燕、趙、魏、韓則為舊國，田、齊、趙、魏、韓則為戰國之新國。凡春秋戰國之國，雖繫周之諸侯，而國異政，實不繫於周。難於盡載，附見周之下方。其時各有先後，則觀者詳之。

吳姬姓，大伯仲雍之所封也。十九世至壽夢，始稱王。壽夢四子，幼曰季札。札賢，欲使三子相繼立，以及札。札義不可封，延陵。號曰延陵季子。聘上國，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而去。壽夢後四君而至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

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讎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為臣妻為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句踐及國懸膽於坐卧即仰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舉國政屬太夫種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太宰嚭請子胥耻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鏹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槨槨可材也扶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稷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伐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為慎冒乃死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太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

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從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貫累鉅萬魯人猗頤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牂乃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間貫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頤

蔡姬姓蔡仲之所封也周公拔蔡叔於郭鄰其子胡率德改行復封于蔡後世至春秋之末為楚惠王所滅

曹姬姓武王弟曹叔振鐸之所封也其後世至春秋中為宋所滅

宋子姓商紂庶兄微子啓之所封也後世至春秋有襄公茲父者欲霸諸侯與楚戰公子目夷請及其未陣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

遂為楚所敗世笑以為宋襄之仁其後有景公者榮惑嘗以其時守
心心宋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
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
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豎有動侯之果徒一度歷數世至
康王偃有雀生鱗占之曰必霸天下偃喜敗齊楚魏與為敵國偃淫
虐天下號之曰桀宋周慎觀王時齊湣王與楚魏共伐宋滅之而分
其地

魯姬姓周公子伯禽之所封也周公誨成王王有過則撻伯禽伯禽
就封公戒之曰我文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然我下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

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
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
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
弱矣伯禽十三世而至隱公為春秋之始隱公之弟曰桓公桓公之
子莊公莊公有庶弟三人曰慶父其後為孟孫氏曰叔牙其後為叔
孫氏曰季友其後為季孫氏是為三桓世執國命歷子班閔公僖公
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至昭公伐季氏三家共伐之公奔乾侯以卒弟
定公立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為司空進為大
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
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劍戟鼓譟而至孔

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景公心作麾之齊
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發惑諸
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
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
魯鄆汶陽龜陰之地以謝魯孔子言於定公將墮三都以強公室叔
孫氏先墮邱季氏墮費孟氏之臣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孔子由大司
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居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
懼乃歸女樂於魯季桓子受之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
遂去魯定公卒子哀公立欲以越伐三桓不克歷悼公元公至繆公
知尊子思而不能用歷共公康公至平公嘗欲見孟子而不果歷文
公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魯自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孔子

名止字仲尼其先宋人也有正考父者佐宋三命滋益恭其鼎銘云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於是禘於
是以餽于口孔氏滅於宋其後適魯有叔梁紇者與顏氏女禱於尼
山而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長為季氏吏料量平嘗為
司徹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反而弟子稍益進適齊齊景公將
待以季孟之間孔子反魯定公用之不終適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嘗
為陽虎所暴孔子貌類陽虎止之既免反于衛醜靈公所為去之過
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拔其樹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
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眉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
若喪家之狗適陳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寶鳴犢舜華殺死
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止之不濟此命也反于衛適陳適蔡如葉

及于蔡楚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
 發徒圍之於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
 於是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然後見君
 子楚昭王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不
 可孔子及于衛季康子迎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
 虞下至秦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皆絃歌之禮樂自此可述晚
 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因魯史記作春秋自
 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麟筆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年七十三而卒子鯉字伯魚
 早死孫伋字子思作中庸孟子其門人也名軻魯孟孫之後生於鄒
 如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游齊梁不用退與萬

章之徒難疑答問作七篇○老子者楚苦縣人也李姓名耳字伯陽
 又曰字聃為周守藏吏孔子問焉老子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
 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見周衰去
 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為我著書乃著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莫
 知其所終其後有鄭人列禦寇蒙人莊周亦為老子之學莊周著書
 侮孔子而誚諸子焉
 衛姬姓武王母弟康叔封之所封也後世至春秋有靈公夫人南子
 之亂子蒯賸欲殺南子不果出奔公卒立蒯賸之子輒蒯賸人輒拒
 之子路與其難太子之臣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結纓而死衛人醢子路孔子聞之命覆醢戰國時子思居於衛言苟
變可將衛侯曰變嘗為吏賦於民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
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
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
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之國事將
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
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周之諸
侯淮衛最後亡至秦并天下為帝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

鄭姬姓周宣王庶弟桓公友之所封也桓公子武公與其子莊公並
為周司徒數世至聲公相子產子產者公族國氏名僑孔子過鄭與
子產如兄弟云穆襄以來鄭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產受之以禮自

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鄭至周威烈王時君乙為韓哀侯所滅韓
徙都之

晉姬姓成王弟唐叔虞之所封也成王幼與叔虞戲削桐葉為主曰
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唐
後世至文公霸諸侯文公名重耳獻公之次子也獻公嬖於驪姬殺
太子申生而伐重耳於蒲重耳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餒於曹介
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犢而不及子推
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
龍饑乏食一蛇割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處一蛇
無穴號于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入求之不得隱綿上山中焚
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為之寒食文公環綿上田封之號曰介山文公

卒其後遂世為霸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至悼公霸業復盛又
歷平公昭公頃公公室益弱而六卿范氏知氏中行氏趙氏魏氏韓
氏皆大歷定公至出公知氏與趙魏韓氏分范中行氏公怒四卿及
攻公公出奔而死哀公立韓趙魏氏又滅知氏而分之幽公立晉獨
有降曲沃餘皆入韓趙魏氏號為三晉烈公立三卿以周威烈王命
為侯又歷孝公至靜公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共廢靜公為家人而
分其地晉絕不祀

陳矯姓虞舜之後胡公滿之所封也周武王求而封之後世至春秋
有公子完者出奔而仕于齊陳後為楚惠王所滅而完之後遂大于
齊為田氏

齊姜姓太公望呂尚之所封也後世至桓公霸諸侯五霸桓公為始

名小白兄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子糾奔魯管仲傅之小白奔莒鮑
叔傅之襄公為弟無知所弒無知亦為人所殺齊人召小白於莒而
魯亦發兵送糾管仲嘗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先至齊而立鮑
叔牙薦管仲為政公置怨而用之仲字夷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自
與鮑叔不以為貪知仲貪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
不利也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怯知仲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謀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仲病桓公問群臣誰可相易牙何如仲曰殺子以食君非人
情不可近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蓋開方故衛公
子來奔者也堅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仲死公不用
仲言卒近之三子專權公內寵如夫人者六皆有子公薨五公子爭

立相攻公尸在床無殯飲者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自桓公八世至
 景公有晏子者事之名嬰字平仲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一狐裘三十
 年豚肩不掩豆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晏子出其御之妻
 從門間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
 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嘗有以自下子為人僕御自以為足
 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為大夫公
 使晏子之晉與叔向私語以為齊政必歸陳氏如其言景公後五世
 至康公田和受周安王命為侯遷康公海濱以死姜氏遂絕不祀田
 氏齊者本媯姓故陳厲公佗子完之後也完奔齊為陳氏後又以陳
 為田氏完事齊桓公為正卒諡敬仲五世至釐子乞事齊景公為
 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私惠於民而

公弗禁由是得齊衆乞專政卒子成子恒執簡公立平公封邑大於
 公所食恒卒襄子盤立與韓趙魏通使蓋三家且有晉而田氏且有
 齊也歷莊子白至太公和遂以周安王命為侯卒子桓公午立卒子
 威王因齊立初不治諸侯皆來伐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使淳于髡
 請救于趙齋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
 臣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壺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
 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王乃益黃金
 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乃行時齊國樂不振王乃召即墨大夫
 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
 給官無事東方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
 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

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
 烹阿大夫與嘗譽者群臣聳懼莫敢飾詐齊大治諸侯不敢復致兵
 威王與魏惠王會于郊惠王曰齊有寶乎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
 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
 來朝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有種首者使備盜賊道不拾遺此四臣
 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威王卒子宣主立喜文學
 游說之士駟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為上大夫是以
 齊稷下學士盛且數百千人然而孟子至而不能用魏伐韓韓請救
 於齊齊使田忌為將以救韓魏將龐涓嘗與孫臏同學兵法涓為魏

將軍自以所能不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至魏竊載以歸至
 是臏為齊軍帥直走魏都涓去韓而歸臏使齊軍入魏地者為十萬
 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
 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道隘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
 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
 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剄曰遂成堅子之名齊大
 破魏師虜太子申宣王卒潘王立靖郭君田嬰者宣王之庶弟也封
 於薛有子曰文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為孟嘗君秦昭王聞
 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
 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

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姬為言得釋即馳去變姓名
 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鷄鳴方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鷄鳴
 者鷄盡鳴遂發傳出食項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
 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孟嘗君相齊或毀之於王乃出奔潘王
 滅宋而驕燕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與諸侯合謀而攻齊燕軍入臨
 淄潘王走莒楚將淖齒救齊反殺潘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王孫
 賈從潘王於莒而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吾則倚門而望汝
 暮出而不還吾則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處汝尚何歸焉
 賈乃攻淖齒殺之求潘王子法章而立之保莒以抗燕時齊城惟莒
 即墨不下即墨人推田單為將軍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
 行伍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及其角灌脂束

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
 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聲振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
 為齊迎襄王於莒封單為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
 在即墨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
 揮泣奮臂欲戰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
 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巡城立於
 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襄王既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
 所屬王畏之與連和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
 劍作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迂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
 來乎出無輿迂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
 嘗君不悅時邑人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者多不能與息孟

嘗君乃進驩請責之驩往不能與者取其券燒之孟嘗君怒驩曰令薛民親君孟嘗君竟為薛公終於薛襄王卒子建立母君太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君太后卒齊客多受秦金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王政既滅五國兵入臨淄王建遂降遷于共處之松柏之間而死以齊為郡齊人歌之曰松柏那那住建共者客那。

趙之先本與秦同姓祖於輩廉有子季勝其後有造父者事周穆王以功封趙城由是為趙氏春秋時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索之不得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

日子為其難杵臼取它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孤而趙氏真孤在嬰後與武滅賈竟立武而自殺以下報宣孟及杵臼武卒號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簡子長子曰伯魯幻曰無恤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立無恤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以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為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為襄子智伯求地於韓魏皆與之求於趙不與率韓魏之甲以攻趙襄子出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

城不浸者三板沈龜產龜民無叛意襄子陰與韓約共敗智伯滅知氏而分其地襄子漆知伯之頭以為飲器知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問曰子不肯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之子不為報讐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為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舍之謹避而已讓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襄子立伯魯之孫浞是為獻子獻子生烈

侯藉以周威烈王命為侯歷武公敬侯成侯至肅侯秦人恐喝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兵力西向秦必破矣為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於是六國從合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因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至是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為武安君其後秦使犀首欺趙欲敗從約齊魏

伐趙蘇秦恐去趙而從約解肅侯子武靈王胡服招騎射畧胡地滅
 中山欲南襲秦不果傳子惠文王惠文嘗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
 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蘭相如願奉璧往城不入
 則臣請完璧而歸既至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給取璧怒髮指冠卻
 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間行先歸身待命於秦秦昭
 王賢而歸之秦王約趙王會渾池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
 趙王鼓之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為秦聲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
 臣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及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為一擊缶秦
 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
 在廣頗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
 居我上吾羞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

與爭列出程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耻相如曰夫以秦之威
 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
 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
 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詣門謝罪遂為刎頸
 之交惠文王子孝成王立秦伐韓韓上黨降於趙秦攻趙廉頗軍長
 平堅壁不出秦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括為
 將耳王使括代頗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
 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父奢言不
 能難然不以為然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
 必破趙軍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括至軍果為秦將白起
 所射殺卒四十萬皆降坑於長平趙相平原君公子勝食客常數千

人客有公孫龍者為堅白同異之辯秦攻趙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
 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
 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
 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
 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外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
 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汝何
 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不
 得持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
 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
 之怨趙之所蓋合從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
 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

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
 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
 九鼎大呂以遂為上客楚將春申君救趙會魏信陵君亦來救趙大
 破秦軍邯鄲下孝成王子悼襄王立思復用廉頗為將時頗奔在魏
 使人視頗頗之仇郭閔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
 介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
 遺矢矣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
 趙人尋卒趙得李牧為將先居北邊破匈奴悼襄王子幽繆王遷立
 秦王政遣兵攻趙牧為大將敗之秦縱反間言牧將反遷誅之秦兵
 至虜遷趙之七大夫立趙嘉為王王子代秦進攻破嘉遂滅趙為郡
 魏之先本與周同姓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國絕有苗裔曰畢萬事

晉邑于魏數世有絳絳後四世曰桓子者與韓趙共滅知氏而分之
桓子之孫曰文侯斯者以周威烈王命為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
過段干木之間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之子擊遇子方于道下
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
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
人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
貧賤哉擊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
良相今所相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子
夏田子方段干木成所舉也乃相成有衛人吳起者初仕魯魯欲使
起擊齊而起娶齊女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曰起殘忍薄

行人也起恐得罪歸魏文侯以為將拔秦五城起與士卒同衣食卒
有病疽起吮之卒母聞而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不旋踵死敵今又
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
下中流願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
南羊腸在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恒山在其北太河經
其南武王殺之若不修德舟中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武侯卒子惠
王瑩立東敗於齊將軍龐涓與太子申皆死南敗於楚西喪地於秦
乃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孟子至而不用子襄王立孟子去之齊魏人
有張儀者與蘇秦同師嘗遊楚為楚相所辱妻慍有語儀曰視吾舌
尚存否蘇秦約從時激儀使入秦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秦去

趙而從解儀專為橫連六國以事秦秦惠王時儀嘗以秦兵伐魏得一邑復以與魏而欺魏割地以謝秦歸為秦相已而出為魏相實為秦地襄王時復歸相秦已而復出相魏以卒魏安釐生立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無忌愛人下士食客三千人秦攻趙魏王使晉鄙救之秦昭王欲移兵先擊救者王恐止晉鄙兵壁于鄴又使新垣行說趙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行曰彼秦者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行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趙急使者冠蓋相望責救於無忌無忌請於王及使賓客游說萬端王不聽客侯嬴教無忌禱於王幸姬竊得晉鄙兵符且薦力士朱亥與俱謂晉鄙合符而疑則擊殺而奪其軍一如羸言得兵以進大破秦兵解邯鄲圍而無忌不敢

歸魏秦伐魏魏患之使人請無忌不肯歸客毛公薛公見曰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何面自立於天下乎無忌趣駕還諸侯聞無忌為魏將皆遣救無忌率五國兵敗秦兵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無忌卒十八年而魏王假立後又二年秦王政遣兵伐魏殺王假而滅魏為郡

韓之先本與周同姓武王子韓侯之後也國絕其後裔事晉為韓氏韓武子之三世曰厥厥五世至康子與趙魏共滅知氏又二世曰景侯侯以周威烈王命為侯韓相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圖之俠累方坐府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姊嫫往哭

之曰是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
誅終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尸旁景侯四世至哀侯徙都鄭哀侯二世
至昭侯鄭人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為昭侯相國治兵強昭侯有
弊袴命藏之不以賜左右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昭侯曰明主愛一
頓一笑頓有為頓者笑有為笑今袴豈特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昭
侯卒子宣惠王立三世至桓惠王韓上黨守降趙致趙受秦兵而有
長平之敗又二世至王安秦王政遣將虜安遂滅韓為郡

楚之先出自顓頊顓頊之子為高辛火正命曰祝融弟吳回復居其
職吳回二世有季連者得芋姓季連之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
其子熊繹於丹陽至夷王時楚子熊渠者僭為王十一世至春秋有
曰武王益強大至文王始都郢成王與齊桓公盟召陵尋與宋襄公

爭霸後與晉文公戰城濮歷穆王至莊王即位三年不出令日夜為
樂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曰有鳥在阜三年不鳴不鳴是何鳥也王
曰三年不飛飛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蘇從亦入諫王乃左執
從手右抽刀以斷鐘鼓之懸明日聽政任伍舉蘇從國人大悅又得
孫叔敖為相遂霸諸侯歷共王康王郊敖靈王平王昭王惠王簡王
聲王悼王肅王宣王威王至懷王秦惠王欲伐齊惠楚與從親乃使
張儀說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信之使
勇士北辱齊王齊王大怒伐秦大敗秦昭王與懷王盟于黃棘既而遺
書懷王願與君王會武關屈平不可子蘭勸王行秦人執之以歸楚
人立其子頃襄王懷王卒於秦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初屈平為懷王

所任以譏見疏作離騷以自怨至頃襄王時又以譖遷江南遂投汨羅以死秦拔郢楚徙於陳頃襄王卒考烈王立又徙於壽春春申君黃歇行相事當是時齊有孟嘗君魏有信陵君趙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皆好客春申君食客三千餘人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室飾以珠玉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以見之趙使大慙趙人荀卿至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李園以妹獻春申君有娠而後納之考烈王是生幽王園使盜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專楚政幽王卒弟哀王為楚人所弑而立其庶兄負芻秦王政遣將破楚虜負芻滅楚為郡

燕姬姓召公奭之所封也三十餘世至文公嘗納蘇秦之說約六國為從文公卒易王噲立十年以國讓其相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

不聽政顧為臣國大亂齊伐燕取之醢子之而殺噲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弔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王出走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為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

將而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而復齊城惠王後有武成王孝王
至王喜喜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不禮焉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秦
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丹聞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
請之奉養無不至欲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
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而
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背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耻雪矣於
期慨然遂自刎丹奔往伏哭乃以函盛其首又嘗求天下之利匕首
以藥焯之以試人血如綫立死乃裝遣軻行至易水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于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
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搯之未及身王驚
起絕袖軻逐之環柱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

手搏之且曰王負劍遂拔劍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遂體解
以徇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喜斬丹以獻後三年秦兵虜喜遂滅燕
為郡
秦之先本穎項之裔曰大業者生柏翳舜賜姓嬴氏其後有蜚廉蜚
廉子曰女防女防之後有非子好馬為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馬
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閱二世至秦仲始大歷莊公至襄公犬
戎殺幽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為諸侯賜以岐西地歷文公寧公出子
武公德公宣公成公至繆公有百里奚者故虞大夫也為繆公夫人
媵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段羊皮贖得之授之政號
曰五段大夫百里奚進其友蹇叔以為上大夫繆公送晉惠公歸晉
已而倍秦合戰于韓繆公為晉軍所圍岐下有嘗食公馬者三百人

馳冒晉軍。晉解圍遂脫。繆公以反先是繆公亡善馬，野人共得而食之。吏逐得，欲法之。公曰：「食善馬，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至是聞秦擊晉，皆願從，推鋒爭死，以報德。」穆公後又送晉文公歸國，立而霸諸侯。晉文公卒，秦遣孟明、襲鄭，因破滑，晉襄公敗之。崤，繆公不替孟明，修國政，後伐晉，得志，遂霸西戎。歷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公、共公、蹇公、懷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子獻公，至孝公、河山以東，強國六，小國十餘，皆以夷狄遇秦，不與諸侯之會。盟孝公下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其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入秦，因嬖人景監以見說，以帝道王道三變為霸道，而後及強國之術。公大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卒定令，令民為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畊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今既具，未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震，黜其師。公孫賈，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初，言令不便者來言，令便，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邊。民莫敢議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廢井田，開阡陌，更為賦稅法。秦人富強，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孝公薨，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

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畊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今既具，未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震，黜其師。公孫賈，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初，言令不便者來言，令便，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邊。民莫敢議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廢井田，開阡陌，更為賦稅法。秦人富強，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孝公薨，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

此哉去之魏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軟用法酷步過六尺者
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普臨渭論囚渭水盡赤惠文王薨子武王立
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
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及三人告之
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
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伐中山三年而後
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諉書一篋再拜曰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
臣羈旅之臣也擣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讓王必聽之王曰寡人弗聽
乃盟于息壤茂伐宜陽五月而不拔二人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
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
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脈死弟昭襄王稷立有魏人

范雎者嘗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
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笞擊雎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
簣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秦
使者王薈至魏潛載與歸薦于昭襄王以為客卿教以遠交近攻之
策時穰侯魏冉用事雎說王廢之而代為丞相號應侯魏使須賈聘
秦雎散衣間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曰范叔一
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遂為賈御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于相
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
欺乃膝行入謝罪雎坐責讓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
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見請諸侯賓客置筵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
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魏齊出走而

死。雖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償。雖耻之怨，必報。王既用，雖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周赧王恐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攻周，赧王入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周亡。秦將武安君白起與范雎有隙，廢為士伍，賜劍，死于杜郵。王臨朝而歎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雖懼蔡澤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雖稱病，澤代之。昭襄王薨，子孝文王立。子莊襄王立，薨，嗣為王者，政也。遂并六國，是為秦始皇帝。黃帝以來，天下列百里之國，萬區，蓋自中國以達于四裔，中國之制，可致於王制者，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古之建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宗主於天子，歷夏殷至周，強併弱，大吞小。春秋十二國外存者，無幾。戰國存者，六七。至是遂併於秦。」

十八史畧卷之一終

十八史略卷之二

漢土 盧陵 曾先之 編次

日本 大阪 白井秀達訓點

秦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有庶子楚為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矣，遂立為王，母為太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諫，母子乃復如初。○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

皆為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曰昔
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平約公孫枝於晉
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
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泰山不讓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
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王乃聽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
天下有韓非者善刑名為韓使秦因上書王悅之斯疾而間之遂下
吏斯遺之藥令自殺○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
三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
王賁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

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
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
萬世傳之無窮○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
石○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
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
子弟同姓甚眾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
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
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二十
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既
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禪于梁父遂東遊海上方士

齊人徐市等上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相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楮其山○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三十一年更臘為嘉平○三十三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秦錄圖書曰亾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

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亾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誅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

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名。天下謂之阿房宮。○始皇
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
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璧授之，
曰：「為吾遺高池君，明年祖龍死。」○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
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胡亥，
賜扶蘇死，載始皇輜轎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臭，至咸陽始發喪。胡
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
心志之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
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僇死。○陽
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慨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

忘傭者，笑曰：「若為傭，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
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蕪，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會大雨
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
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木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王，
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
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亂，狗偷不足憂也。」上
悅。○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
臣自立為趙王。○沛人劉邦起於沛，父老爭殺令，迎立為沛公。沛邑
掾主吏蕭何、曹參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
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

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
教籍兵法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其
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時年二十四。○齊人田儵自
立為齊王。○趙主武臣使將韓廣略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馬
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主。○二年吳廣為其下所殺。○陳勝
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主儵魏主
咎與周市皆敗死。○趙主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
為王。○居鄆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
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雖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
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未得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
以從民望。○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

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
燕私丞相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
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
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
相哭而夷三族。○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
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
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項梁與秦
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為上
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
等降秦將章邯董翳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先是趙高數言關
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敗高恐二世怒遂使嫪毐樂弒二世於望夷

宮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老将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高陽人酈食其謂沛公麾下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第入言之曰人皆謂食其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沛公至高陽傳舍召生入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為沛公說下陳留後常為說客○張良從沛公西○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出

降軹道旁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

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堯之後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雨晦冥父太公往見交龍其上已而產劉季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及壯為泗上亭長嘗緜殺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劉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劉季隱於芒碭山澤間呂氏與人俱求常得之劉季怪問之呂氏曰季所居上

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劉季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劉季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往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者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劉季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陳涉起劉季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秦王子嬰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

之進至戲期且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呼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不義入具告因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東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沛公且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羽留沛公與

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噴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賜之彘肩則生彘肩噲立飲拔劍切肉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切為將軍不取也羽曰坐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間行趨霸上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勺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堅子不足謀棄將軍天下者必沛公

也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丞相○漢元年五星聚東井○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餒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也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曰若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又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信用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

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江中○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

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遇楚軍。為楚所獲。常置軍中。為質。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關中

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絕。○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為大將。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李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聞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日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

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王曰趣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遂發八難其七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漢王軍成皋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令信收趙兵擊齊○酈食其說王收滎陽據敖倉粟塞成皋之險王從之○酈食其為漢王說齊王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軾掉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

西漢
十一

走。○漢與楚皆軍廣武。羽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戰。王曰。吾寧圍智。不圖力。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王。傷胸。○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漢王大怒。罵之。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印立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

漢立黥布為淮南王。○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王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

也。今卒因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勿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立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漢王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微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

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故齊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上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乘傳。至洛陽。戶鄉。自到。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到。從之。五百人在嶋中者。聞之。自殺。○初。季布為項羽將。數窘帝。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丁公為項羽將。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

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人也。○齊人婁敬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陛下宗秦之故，此蓋天下之亢而折其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轂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守，故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留侯張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遂去。子遊耳。良少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隨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果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

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阬孺子，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會之。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為淮陰侯。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辦，上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為我？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剖符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

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尊太公為太上皇○帝懲秦苛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

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縣蒞野外習之○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悉兵三十萬北逐之至平城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閼氏冒頓乃解圍去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人笪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

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兒女
子所詐遂夷信三族○十一年帝破稀還詔捕蒯徹至曰秦失其鹿
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天下欲
為陛下所為者其衆力不能耳又不可盡烹邪帝赦之○梁主彭越
太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上使人掩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呂后
曰此自遺患遂誅之夷三族○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為南粵王佗稱
臣奉漢約賈歸報拜太中大夫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
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
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
試為我著書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
善號曰新語○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信醢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

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破布還過魯以太牢祠孔
子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酣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為湯
沐邑○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仁弱上以如意類
已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
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以上媮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
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
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太子
後置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
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

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蕭何以長安地陷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上擊布中流矢，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蕭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為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上崩，葬長陵，為漢王者四年為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鳩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暉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

因病歲餘不能起。○二年蕭何卒，齊相曹參令舍人趣為裝，吾旦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為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五年曹參卒。○六年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大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元年太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為帝，改名弘，亦名佗，人子為惠帝子者也。○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太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召朱虛侯劉章，卒千餘人擊呂產。

殺之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蹏脚遂生帝帝立尊為皇太后○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

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大中大夫○陳平卒○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徙死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其四子為侯○匈奴冒頓死

○先是上議以賈誼位公卿大臣多短之上以為長沙王大傳徒梁王大傳上疏曰方今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三年大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是歲除田之租稅○十六年方士新垣平為上大夫○後元年平以詐伏誅○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

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七年帝崩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為天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葬霸陵太子即位是為孝景皇帝○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帝為太子時鼂錯為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初孝文時吳王濞太

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漚稱疾
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鼂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
削六縣反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
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
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
吳楚鼂錯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又
而罷錯於是更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
吳楚諸反皆平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鞅非
少主臣卒為人誣告下獄歐血死○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

文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
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
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食為吏
者長子係居官者以為姓號故有倉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犯法然
罔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之徒武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
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帝崩在位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太子立
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有珣始此○舉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矣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

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上使

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徙其衆江淮間。○帝始為微行，起上林苑。○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擊南越，遣王恢等擊之。○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二年，方士李少君見上，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上用大行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唐蒙上書請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夜郎侯聽約以為犍為郡。○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邛笮冉駹置郡，縣西至沫

若水南至特河為微○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與計偕留川公孫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
奏擢為第一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
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六年初筭商車○
匈奴寇上谷遣將軍衛青等擊卻之○元朔元年主父偃上書諫伐
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
書奏上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即中是秋匈奴入
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五年公孫
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匈奴
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匈奴入代○六

年春遣衛青等六將軍擊匈奴夏再遣○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
使西域通滇國○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敗匈奴過焉支祁
連山而還○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三年匈奴入右
北平定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
元鼎二年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以詐誅○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
郡○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方士五利將軍樂大以詐誅
○六年討西羌平之○南越平置九郡○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
于臺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
自將待邊○帝如緱氏登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
復東北至碣石而還○漢王降置益州郡○三年擊樓蘭虜其王擊
車師破之○朝鮮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匈奴寇遣遣兵屯

朔方○五年南巡江漢至泰山增封○六年擊昆明○太初元年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作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遣李廣利伐大宛不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匈奴大入破塞外城障○大發兵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四年匈奴單于使使來獻○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二年遣李廣利擊匈奴別將李陵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衣繡衣持斧督捕得斬二千石以下○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太始三年帝東巡瑯琊浮海而還○四年東巡祀明堂修封禪○征和二年巫蠱事作帝如甘泉以江充為使者治巫蠱掘太

子宮云得木人尤多太子據懼使客佯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毋衛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兵丞相劉屈氂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逢丞相軍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死後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書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三年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擊之廣利降匈奴○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以田千秋為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後元二年前上幸五柞宮病篤以霍光為太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在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符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上雄材大略承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

事嘗謂高帝遺平城之憂思如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數征匈奴盡漢
 兵勢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斥地立郡縣置受降城通西域通西南
 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山建柏梁臺
 作承露銅盤高二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以方士公孫卿言神仙
 好樓居作蜚廉挂館通天竺臺作首山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
 閣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蓬萊南玉堂璧門立
 神明臺作明光宮皆極侈靡數巡幸崇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
 功爵級造鹿皮幣白金桑私羊孔僅之徒作均輸平準法興利以佐
 費置塩官算舟車造繒錢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輪臺一詔漢幾不
 免為秦所用丞相初准田蚡稍專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
 吏後皆充位而已公孫私後國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

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
 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也其間卜式兒寬之屬亦以長
 者見用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為東海守好清淨卧閣
 內不出而郡中大治人為九卿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
 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曰甚矣黯
 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
 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黯嘗拜淮
 陽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至
 淮陽十歲竟卒黯甚為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如
 黯不冠不見也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

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詞賦得幸
 朝阜不根持論好詆諸上以俳優畜之朝嘗語上前侏儒以為上欲
 殺之侏儒泣請命上問朝朝曰侏儒飽欲死臣朝饑欲死伏日賜肉
 晏朝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自責朝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朝亦時直諫
 有所補益自李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
 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
 年帝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漢
 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遊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
 至帝世董仲舒公孫私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
 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鴈芝房寶鼎皆

為樂章薦之郊廟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之風焉帝壽
 七十而崩葬茂陵太子立是為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鈞弋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
 堯母門年七歲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
 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譴責鈞弋夫人賜死曰
 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也明年武帝崩遂即位燕王
 且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黨與伏誅始元六年蘓武還自匈奴
 武初徙北海止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
 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
 不肯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
 得鴈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

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拜為典屬國○左將軍上官桀子
安為霍光婿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光以外
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蓋長公主為所愛丁外人求封侯
不許怨光燕王且自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
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且通謀詐令人為且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
林道上御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
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
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
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
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元
鳳元年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

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
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
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且安又謀誘且至誅之廢帝
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
且皆自殺○四年傳介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闕以其
為匈奴反間也○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
三曰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
驁之子武帝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淫戲無度光
奏廢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初戾太子據納史良
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數月遭巫蠱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還報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樹復起蚕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及賀廢病已年十八矣光等奏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始親政地節三年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刺木為吏期不對此悲痛之辭願省法制寬刑罪則太平可興上為置廷尉平獄刑號為平矣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急治有異績賜爵關內侯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四年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

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為曲突速徙其薪主人不應俄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太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

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嚴捕諸持甲器者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
 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召入○
 元康元年殺京兆尹趙廣漢初廣漢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
 黨廣漢為鉅項簡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
 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鈎距以得其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
 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人上書言
 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
 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語終日竟不
 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治常

為三輔最○二年前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
 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
 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
 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
 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
 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
 十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
 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覆而在蕭牆之內上從相言○三年太
 子太傅疏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上疏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
 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
 大夫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為子孫立產

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
 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畔上使問後將軍
 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
 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遠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
 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
 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
 任其計可必用上從之○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上以為怨
 謗下吏寬饒自到○三年丞相魏相薨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
 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
 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
 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敕掾吏案

車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
 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
 為丞相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闖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
 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
 當問也方春未可執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
 人以爲知大體○五年元年後左馮翊韓延壽延壽為吏好古教化
 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昆弟相訟延壽聞問思過訟者各悔不
 復爭郡中翕然相教厲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民吏推其至誠不忍
 欺結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三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
 嘗為潁川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史許丞老病
 輩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

史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
 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
 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民及
 為相功名損治郡時○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
 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殺前光祿
 勳楊惲惲廉潔無私人上書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
 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太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走而呼嗚嗚其
 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
 何時滛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案得
 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要斬○甘露元年公卿奏京

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掾絮舜有所
 案驗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
 其死後為舜家所告敞上書從關下亡命歲餘京師抱鼓數警上思
 敞能復召用之○黃霸卒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
 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
 迫死其母婦不能辨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
 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
 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于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
 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
 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
 願款塞稱藩臣甘露三年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上以

我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准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種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帝在位改元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五年崩葬杜陵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之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奴衰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誓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

可謂中興侔德高宗周宣矣太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

孝元皇帝名爽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少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故不忍廢太子至是即位○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意遂委以

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
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等患。外戚
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
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之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諸
許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
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擊
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今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後上
復徵堪更生。為中卿。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知望之素
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不坐
非。頗屈望之於獄。塞其快快心。則望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

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令謁者
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軍騎。馳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弘恭死。石
顯為中書令。○五年。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永光元
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建昭二年。殺魏郡太守京房。房學易
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即屢言災異有驗。
嘗宴見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徵下獄。棄市。○顯威權日盛。與
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
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三年。西域副校尉陳
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傳
首至京。縣黨街十日。○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增漢以後宮
王嬙。字昭君。賜之。○帝崩。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元。永光。建昭。竟

寧帝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無相業帝徒優游不斷漢業衰
為太子即位是為孝成皇帝

孝成皇帝名驚母王氏生帝於甲觀少好經書其後幸酒樂燕樂元

帝時為太子樂廢賴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尊王氏為皇

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石顯以

罪免歸道死○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尚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

霧四塞○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陽朔三年王鳳卒王音為

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鴻嘉四年王譚卒王商領城門兵○永始

元年封太后弟之子恭為新都侯○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合德

為婕妤○二年王音卒王商為大司馬○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

今君命犯而生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

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
此何景也書上不報○四年王商卒王根為大司馬○安昌侯張禹

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

致上至禹第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

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

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

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且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

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

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

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

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

之上意乃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綏和元年
王根病免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日
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然荒于酒
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方進為相漢業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
哀皇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傅氏母丁氏成
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建平
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天命亘急改元易號乃改元太
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車誅夏賀良等○帝幸董
賢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殺○帝在位七年改元
者二曰建平元壽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

即位是為孝平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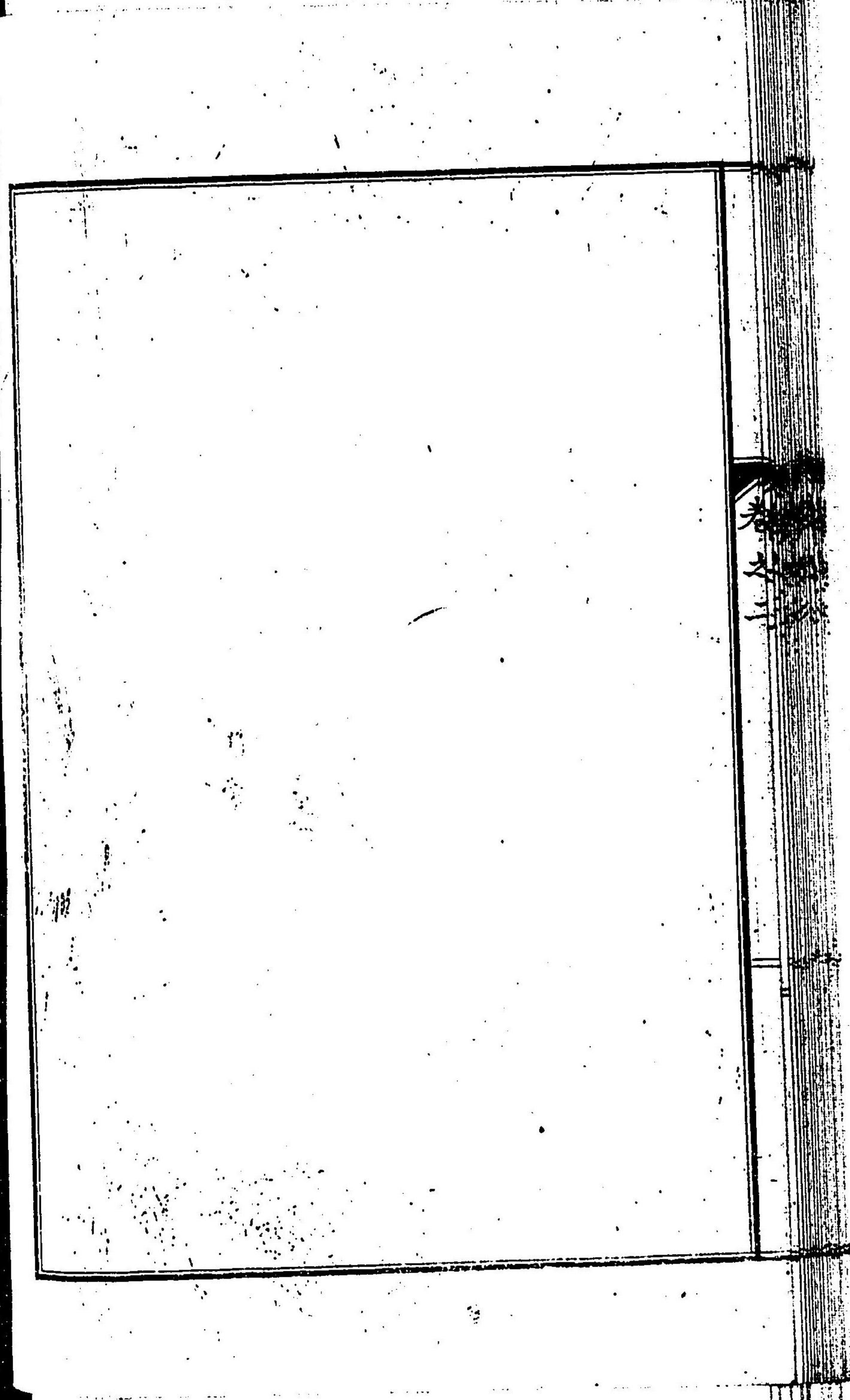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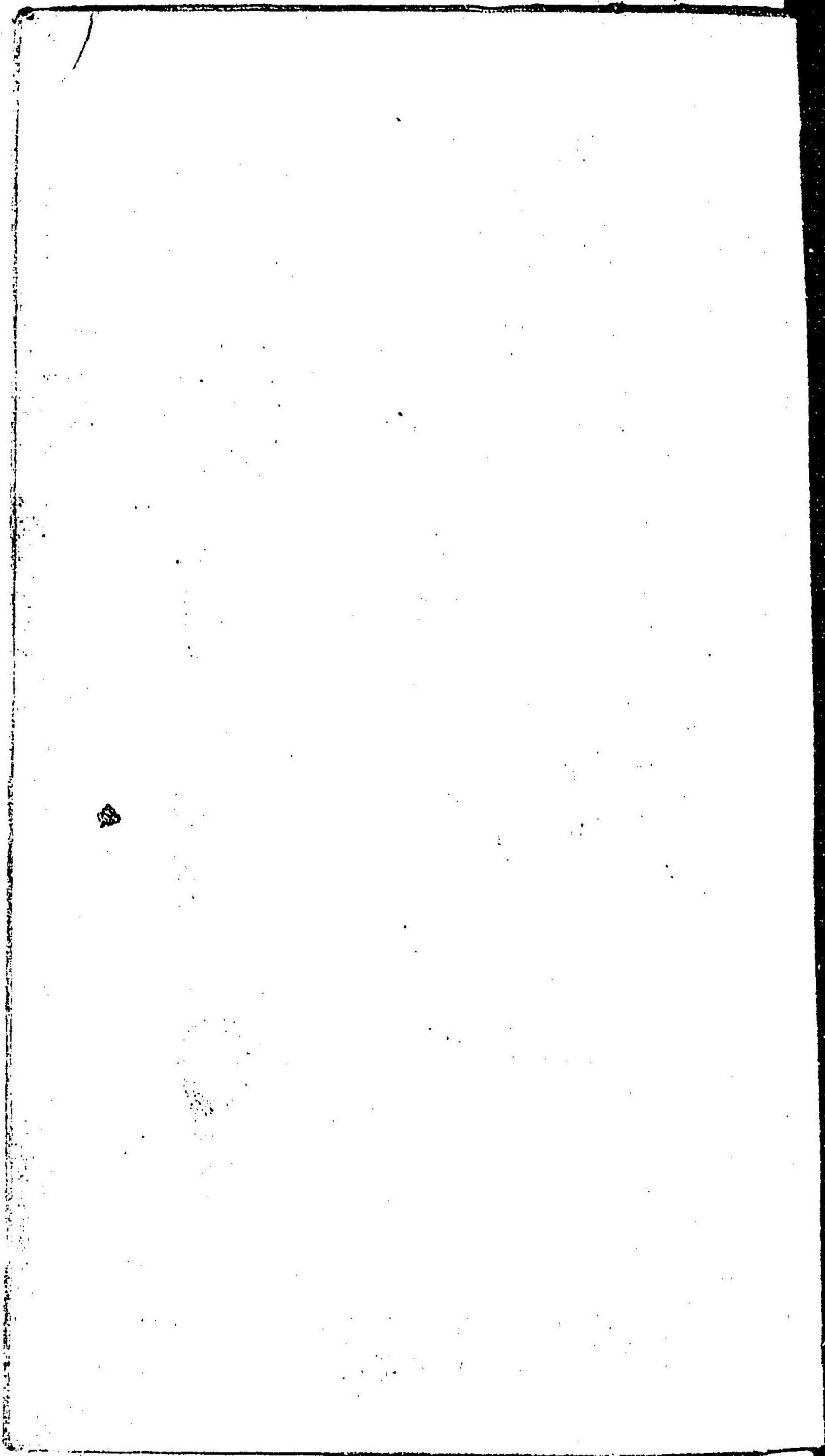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中山孝王興之子元帝孫也哀帝崩立
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元始元年莽為
安漢公○四年聘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號宰衡位諸侯王上○五
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禍詭佞成風上書頌
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臘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
位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
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孺子嬰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二
年東郡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也起兵討莽不克死○初始元年
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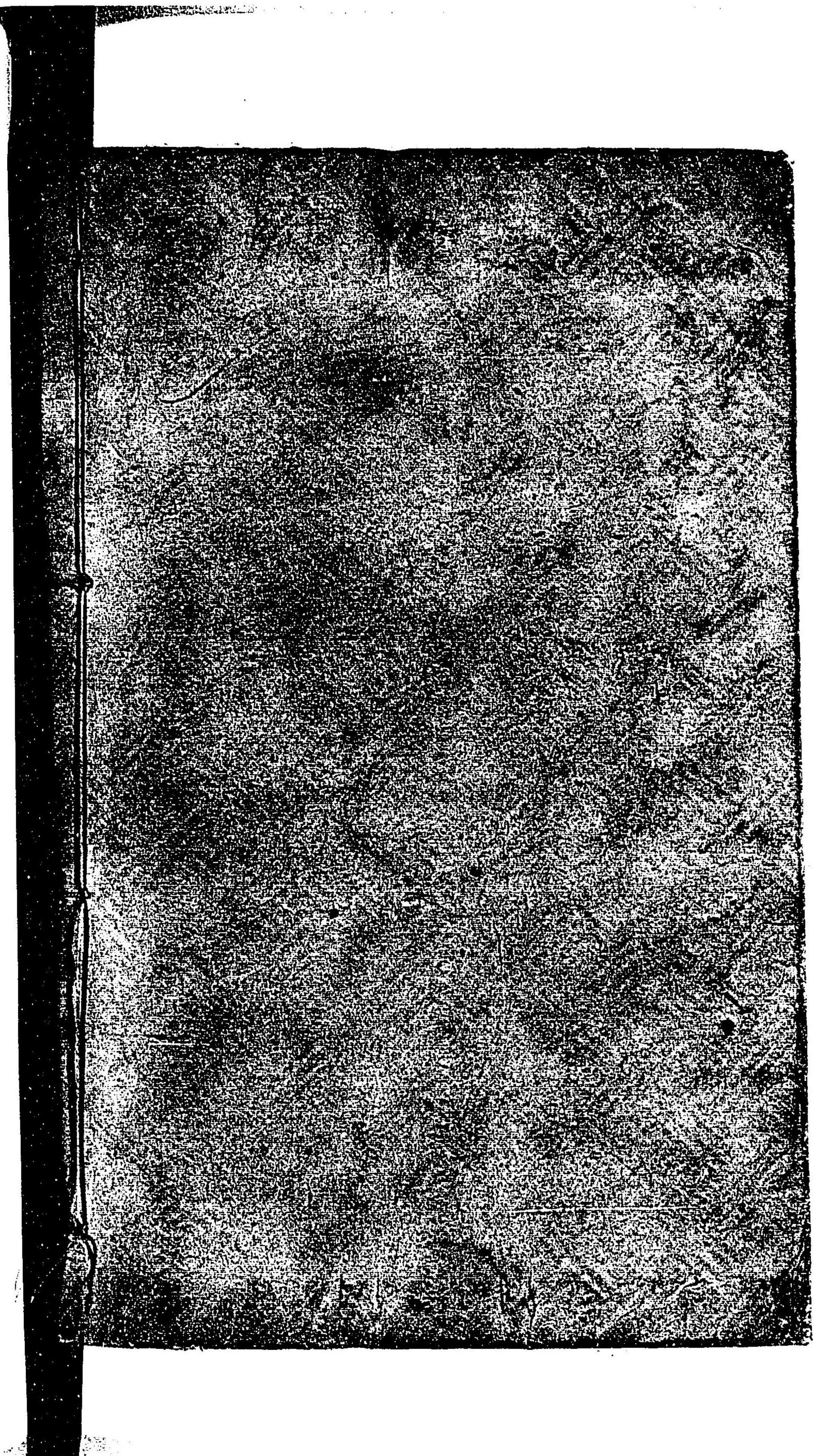
莽者王曼之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崩，迎立平帝。五年而弑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始建國元年，廢孺子嬰為定安公。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天鳳四年，荊州盜起，新市人王匡為之帥，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五年，莽大夫楊雄死，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

問至是死。○瑯琊樊崇、東海才、于都等兵起。○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荊州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續及弟秀起兵春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玄為皇帝。玄春陵戴侯，買之後，與續、秀同。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南面，立朝群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更始元年，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成紀隗囂兵起。○公孫述起兵成都。○更始遣將破武關，折入鄧曄，起兵迎入長安。眾兵誅莽，傳首詣更始。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篡位，以劉宇、卯、金、刀也。禁剛卯、金、刀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等，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故無田

者受田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更作寶貨有金銀
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錢木錢
數更變不信盜鑄及私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民至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每一易錢民又大陷犯鑄錢法檻
車鎖頸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
置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人相食遠近兵起莽以五石銅鑄威斗
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
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
身節解齋之自篡至亡改元者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凡十五年莽
傳首至宛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元年遷都長安○赤眉攻長安明年

赤眉入更始出奔己而降赤眉為所殺自立至亡凡三年前數月大
司馬秀已即位於河北是為世祖光武皇帝





十八史略

特32

277

館書圖京東

四	七	美	五	雜
冊	號	架	架	類

003130-001-5

特32-277

十八史略

曾先之/編

M16

ACC-1189

